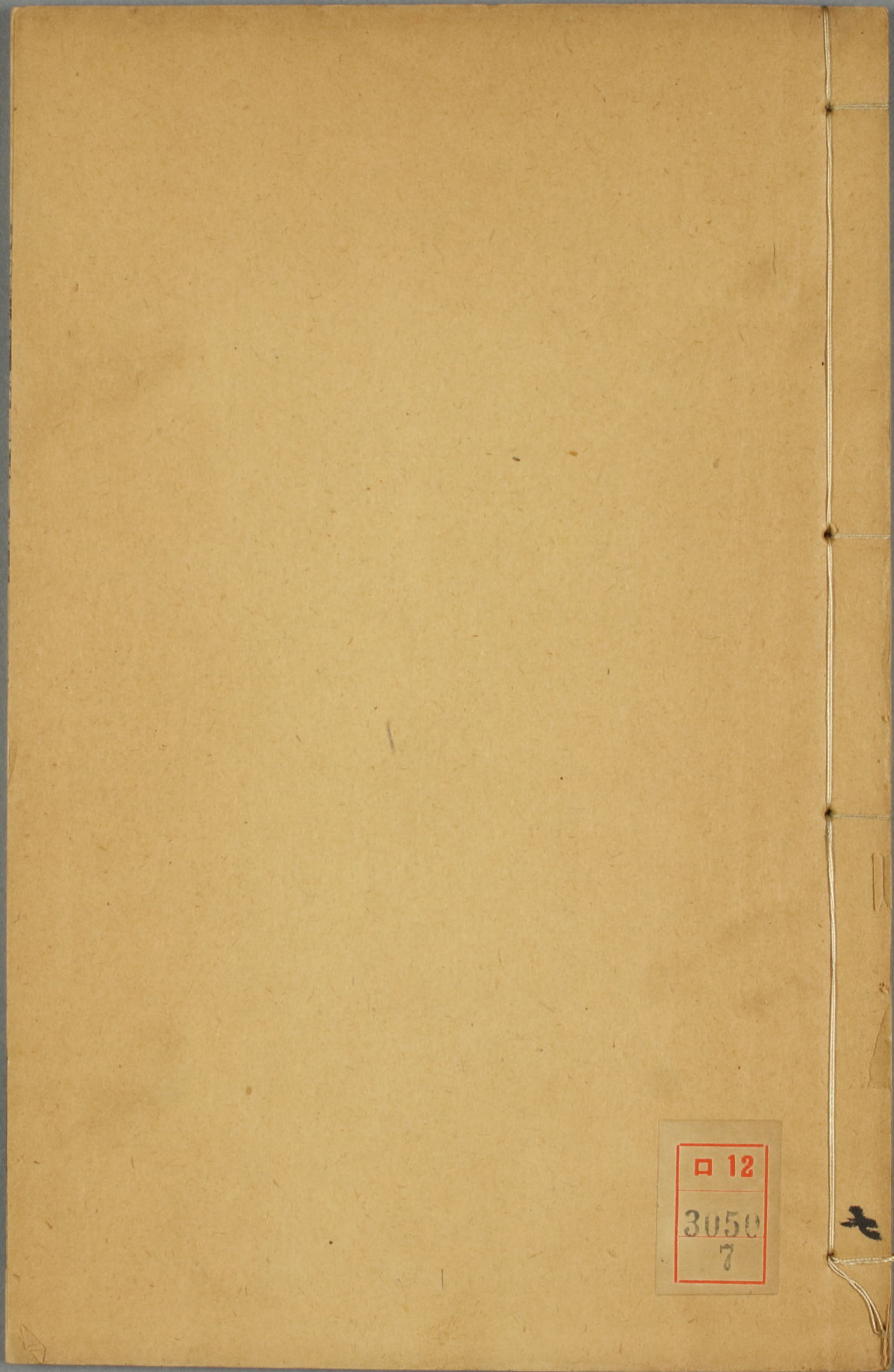




□ 12
3050
7





左傳事緯目錄

卷七

臧孫紇出奔

齊崔慶之亂

晉楚弭兵

吳季札讓國

鄭子產相國

懷子宣林園

吳季不結園

晉欒氏

齊宣與之

鄭莊出奔

魯

古制

左傳事緯卷七



濟南馬驢宛斯編論

吳縣潘蔚偉如校訂

臧孫紇出奔

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

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黠。

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黠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

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

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適庶少長，人倫之大者也。季孫宿昵寵廢長，而魯人未嘗正其失，非不正之也。自仲遂殺適，羣臣效尤，公室無政，勢不能正之也。乃臧紇爲國司寇，號稱知者，而阿比季氏以成其私，違道犯逆，幾滅宗祀，此其何故耶？夫紇固宣叔之庶子也，因寵嗣位，季孫宿知其可謀也，而後

訪焉，會孟氏之卒，公鉏遂用其知而立羯。季氏之不能正孟氏，猶臧氏之不能正季氏也。當時季孫之賢，不逮孟氏，而紇爲宿所愛，此其人豈真知哉？至公鉏爲讒，而所愛與所惡皆羣起而攻之，究使斬關之罪著于史冊，要君之名流于後世，若是乎知而爲人謀而明不足身計也。

○○齊崔慶之亂

崔杼出奔

宣十年

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

慶克之

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成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十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

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十八年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襄十年齊晏桓子卒晏嬰

麤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

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

姬無子其姪醴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

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

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

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

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風沙衛為少傅

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

崔杼立
莊公

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

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

唐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

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

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

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繼納師醢衛于

軍。二十一年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

賈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二十四年孟孝伯

侵齊晉故也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

崔杼弑
莊公

左傳事緯 卷七

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杼自奔
衛至此
五十年
計其年
已耄矣
而猶爲
大逆哉
賈舉閒
公者也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人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寅，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

何以亦死
莊公弑而嬖人
十餘人
其後滅
慶氏者
盧蒲癸
王何亦
其嬖也
此輩中
何多義
士意者
莊公雖
不道其
才智猶
能得人

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邠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偁埋皆
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
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
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
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
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
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

乎然嬖
人死而
大臣不
死此所
以為莊
公也

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
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
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
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
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
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娶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二十齊慶七年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

崔杼之敗

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

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二十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

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嬖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

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雋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

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柄擊扉。三廬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柄，動於甕，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

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羣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邲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邲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始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於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旣，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廕，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年九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昭三齊侯田於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

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請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於北燕

嗚呼寵偏之害於人國也可勝道哉齊之有高國天子之命大夫也而崔慶不能與並立究使齊國三世不靖而弑亂之禍未輒已焉噫人君而可以任其寵乎崔出自丁慶出自桓皆以公族而居微秩杼以惠公之寵而致高國之逐雖寵禍未彰史稱無罪然而防微止亂齊之幸也乃無何而慶氏張崔氏入矣聲孟子靈公母也慶克淫亂罪同僑如公受其譖而刖鮑牽逐高無咎國

佐義忿又復見殺夫信讒慝而專殺戮一之爲甚豈可再乎靈公不明故慶克雖誅而封佐並進齊之患何有極也公又不道廢光立牙崔杼迎立變從中作靈之爲靈於母無魯成之明於子無仲子之智幸而獲沒豈曰亂而不損哉莊公卽位尸戎子執子牙殺高厚醢風沙衛其所以謀安其位者汲汲然如將弗及而崔慶在側若不聞焉唯是興師勞民日勤四方崔內蓄其逆志而外收其兵權莊曾不之知也迨賜冠禍構猶弗能察登臺三請冀或得生又何愚哉崔杼弑莊以說晉卽立景

公大宮爲盟羣臣懾服不惟無弑君之罪而反有立君之功不惟無大國之討而反得大國之寵晏嬰仰天而歎亦莫如之何也二氏爲黨終未易圖乃崔氏內亂而慶封乘之崔慶離而崔杼孤矣崔氏滅而慶封又孤矣二子之狡也能免于國之討而不能免于家之難盧蒲癸構之而崔子誅盧蒲癸王何構之而慶氏亡齊有兩大逆不旋踵而皆滅之豈或太公之德在人抑亦晏嬰之陰相其成討亂者咸知有濟是以嬖攻崔而國人助之癸與何攻慶而樂高陳鮑又交助之也天道有知奸

同弗赦故崔杼雖三子皆死而不免一身之縊慶封既聚族皆奔而不免朱方之誅弑逆之徒何克長世爲亂者其亦可以止哉

○○晉楚弭兵

襄二十五年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二十六年 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

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

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

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

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

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

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

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子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

無論兵
不可弭
且晉楚
亦猶連
雞之樓
可並戊
也向不
既識
天不亦
事不知
人

左傳事紀卷七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向

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楚遣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遺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

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

三之願。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

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遂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三十一年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旣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三十一年鄭子皮使印段

如楚以適晉告禮也。昭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
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
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
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殫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
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
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
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
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再合諸
侯襄二
儀二十五
二十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
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
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
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
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
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
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濮于師徒不
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

六澶淵
三合大
夫二十
七會宋
三十澶
淵及今

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蓰。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圉。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

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服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三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

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晏。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

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弭兵美名也。美名則不可逆，故一號而諸侯皆至焉。盟

宋之役，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地主，盟者十國，晉楚同爲盟主，而兩國之從交相見，是時與盟之國，魯衛曹宋從晉者也，陳蔡鄭許從楚者也。會分二主，小國共屬，是直以諸夏之權授之，荆楚而令諸侯之國奔走不寧也。嗚呼！兵而可弭乎哉？晉自夷儀再會，諸侯多攜，趙孟執政而晉霸浸衰，兵不止則北方之勢日急，宋實首當其銳，故向戌啟謀，欲令兩國爲成以紓其難，是舉也。宋之利亦楚之志也。告于晉而晉大夫之言曰：兵民之殘，財用之蠹，其言也順，國君聽之。雖然，

楚入春秋。荐食中國。舊矣。中國不得已而修霸。令豈好兵哉。文公躬擐甲胄。經營中原。不辭黷兵之名。以禦彊楚者。凡以存天下之大防也。使晉早以諸侯讓楚。則兵之不用也。久也。楚自成穆。動務稱兵。以恐喝諸侯。諸侯之從之者。半疑之者。半故霸主起而應之。侵伐盟會。不遑寧處。誠欲令諸侯之從晉者。不復從楚。而從楚者。亦使從晉。如是。則中國之勢常伸矣。今也楚不能多得志於諸侯。厭苦甲兵。又欲借弭兵之說。以收天下之權。而晉乃貪弭兵之名。以求一時之利。晏安鳩毒。坐失事幾。

晉之爲謀。何其拙也。夫以楚成之彊。楚莊之賢。百餘年閒。師勞力頓。未常得一號令。北方而康王乃不煩一卒。直晏然以爲諸侯之盟主。又復衷甲以先進。歟。于是中國之大勢。盡移于楚楚。誠得矣。晉將何以自處哉。向戌不知而蹈千古之罪。反自喜爲不世之功。微子罕之言。終不悟也。春秋痛諸姬之國。皆奔走而服事于楚。故旣書公之如楚。復書在楚。宗國而北而荆蠻。自周公以來。於今始也。晉不惡宋。而反感其德。澶淵之役。令十三國之大夫以奔走之天下。意宋必有大征伐焉。而孰知止。

以宋災故爾。是時諸夏之國。或弑其君。或弑其父。不問
晉爲會以問之。而忽急宋災。非愍共姬之死。實以其首
倡弭兵。故集四方而並走其國也。晉亦愚矣。號之會復
讀舊書。楚仍先晉其爲盟主也。若故有之。何嘗得晉哉。
趙孟力不敵楚。而兩爲之下。畏彊國以隳其霸業。亦何
信之有焉。春秋至是。仍書晉國于前者。爲中國抑楚。爲
天下扶晉。且爲春秋二百四十餘年惜晉也。子木盟而
駟謁諸王。楚之權實在其上。晉則趙孟直自主之矣。大
夫專諸侯替。而蠻夷得志。此天下一大變也。昔華元之

合晉楚也。兩國盟于宋西門之外。而春秋不書。猶曰。此
特相盟。未甚害也。今則華夷竝列。故書宋。所以痛其始
書號。所以痛其成。旣而楚子會申。晉人莫救。而申國之
事去矣。宋前有華元。而兩霸之端起。後有向戌。而兩霸
之勢成。宋誠晉之蠹。而兩臣誠宋之罪人哉。

○吳季札讓國

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

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十四年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

而還。

二十五年

十二月，吳子諸反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

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

之，卒。

二十九年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闢，使守舟。吳子餘祭

觀舟，闢以刀殺之。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

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

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

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

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

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

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

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

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

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

哉，汾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

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
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
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
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
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
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
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
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
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箚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

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
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箚者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
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己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
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鄭
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

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闚。戕。戴。吳。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讓。國。正。乎。曰。季。札。不。宜。立。者。也。不。宜。立。雖。與。弗。受。有。識。者。皆。能。之。況。季。札。之。賢。哉。昔。壽。夢。四。子。札。弱。而。才。其。兄。皆。欲。立。之。而。札。不。聽。故。三。君。迭。立。皆。好。勇。輕。生。欲。以。終。致。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尚。速。有。悔。于。予。身。誠。如。

左傳卷一 卷七
是也。札似可以受矣。雖然。季子秉志守節。是豈可以移哉。昔伯夷逃而叔齊亦逃。雖國人立其中子。而孤竹終以不昌。後世不以叔之逃爲非者。賢其能以義自處也。況今季札不以父命立。而三兄交讓。季札懼焉。棄室耕野。甘同匹夫。受命通嗣。義秉臣禮。有國不立。屈狐庸而知之矣。三君乃不知哉。且三君未聞道矣。當楚康之世。吳楚交爭。國方多難。吳之欲立札以永吳也。札既不受。可以已矣。而輕生以危社稷。巢隕闞戕。令荆人得肆志于疆場。幾何不亡其國。而謂季子安乎。先君安乎。先儒

不察。謂季札讓國以生亂。夫亂生于三君。而不在季子。也曾以蠻夷之公子。近效子臧之節。遠符叔齊之義。而反以生亂。責之以爲後世竊位者之口實哉。

○○鄭子產相國

襄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

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申段之立

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存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

游吉之立

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
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

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倚也惑之倚聞君子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
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
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
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
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
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
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
首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
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
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

陳

公孫舍
之字子
展自十
九年為
政

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二十五年初陳侯會
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
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
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
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爾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
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
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
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

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
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
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
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
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
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
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眾
以馮陵我做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
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做邑大懼不競而

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

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入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

固子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
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
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
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

鄭七子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
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
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
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二十八年子產相鄭
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
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
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

是年春
子展卒
卒虎嗣
立
伯有之
難

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使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鬼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

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

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

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穢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矯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

公孫虎讓
公孫僑
為政

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鄭子皮授子產政，亂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

豐卷之

公孫段之立

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諸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

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十三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

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宮寢。庫廩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塹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

事則巡之。敎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澤能

左傳事紀 卷一
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勞于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

鄉校

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

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貴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昭元年 鄭徐吾犯

游楚之放

左傳事紀卷七

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娶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夫人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

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

公孫黑之死

左傳事紀一 卷十

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伐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

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若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七月壬寅。綏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三年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

卻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蠶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

作丘賦

鑄刑書

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五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六月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式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

立豐施之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旣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所爲。六月丙戌。鄭災。七年子產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于先人之祿。其況能

公孫洩
之立
良止之
立

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于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

罕朔之奔

左傳事緯 卷七

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年十二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

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六月。葬鄭簡公。年十六。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畏。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

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於家。有祿于國。有賦於車。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

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韓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蘅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

大星

火政

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
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鄭大
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于山執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
事恆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
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爲三月於商
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
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王
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
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
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
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
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
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禘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各儆其事，商

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

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
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
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
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
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攔然受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
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啟貪人荐爲
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

立 駟乞之

二 少

年 十九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
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
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子大
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
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
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
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
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

龍鬪

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二十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

游吉爲政

駟歇爲政

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則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遘。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定八年鄭駟歇嗣于大叔爲政。九年鄭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

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國非有彊弱也。得其人則昌。不得其人則亡。鄭小國耳。居南北之衝。自莊公而下。晉楚之師交躡其地。國之亡也。蓋亦倖矣。乃以五歲卽位之簡公。國家內亂。疆場外擾。悼共方爭。邊吏日戒。而不數年閒。外患以平。內政以修。解甲息仇。國家宴然。稱治焉。謂非子產之力乎其

始從政也。與人謗之。同列忌之。迫其後。誰嗣歌矣。甚至鑄刑書。作丘賦。而民不怨。賢能任矣。甚至放游楚。誅駟黑。而大夫不怒。使當大國。而權藉馮焉。管仲薦獵之功。不足多也。乃受政之日。惴惴然國偪族寵之是懼。有子皮左右而先後之。猶懼弗勝任。無他。春秋之國。鄭稱多事。固難治也。自桓文爭霸。而鄭始病。自悼共爭霸。而鄭始危。成公從楚。鄢陵不振。僖公從晉。鄆會不終。鄭蓋不可問矣。齊桓之世。鄭雖受兵。而三良爲政。諸侯莫之敢輕。今則子駟之侈焉而死。子孔之專焉而死。伯有之悞

焉而死。且伯石豐卷之流，猶耽耽焉。鄭益不可問矣。子產奔晉，子皮止之，委以大權，而功業於是乎炳耀。鄭之有子皮，齊之有鮑叔牙也。而子產之功不及管仲，則以無大國爾。雖然，猶有幸焉。晉悼霸而鄭人賴以反正，晉楚衰而鄭人因以休息。蕭魚而後，國無外敵。入陳而後，國有兵威。子產爲政，正鄭國，化弱爲彊之時也。而子產之德足以舉之，故諸大國之卿大夫咸欽其人，而莫與逆。外交固，內事舉，民賴以安惠。孔厚也。死之日，鄭人丈夫含玦珮，婦人含珠珥，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

我死乎？民將安歸？嗚呼！生令民愛死，令民泣如子產者，所稱古良臣哉。

沔縣古夏田諸
齊平吳陳定歸
平主令月受深
令月始收于重

